

## 散文

## 冬日荸荠，藏着岁月滋味

□陈建苗

冬日的暖阳带着慵懒，漫过老屋黛色的屋脊，洒在结着薄霜的菜园，将天地都烘得温暖起来。风里虽还裹着几分寒意，却少了深冬的凛冽，掠过院外光秃的枝丫时，只留下几声轻响，倒像是冬日里温柔的絮语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总爱往集镇的农贸市场跑，不为别的，就想在烟火气里寻几分独有的暖意与鲜活。

农贸市场向来是藏着生活原味的地方。入口处的吆喝声、摊位前的讨价还价声，混着蔬果的清香、肉类的醇厚，织就最动人的市井图景。那日，我踏着暖阳徒步而行，刚走到市场门口，我的目光便被地上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吸引住了。麻袋敞开着口子，里头堆着满满的荸荠，一个个算盘珠似的圆滚滚，裹着薄薄的泥渍，像是从田间刚掏起来的，带着一股子新鲜的泥土气。

我心头一动，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如今家乡的农田大多被承包大户流转种着水稻、大草莓和西瓜，儿时随处可见的荸荠田，早已难觅踪迹，这般的成袋售卖的荸荠，倒是稀罕得很。我俯身端详，荸荠扁圆形，表皮呈深紫色，指尖碰上去，带着微凉。

“老板，这荸荠是哪里来的呀？”我开口问道。摊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，脸上带着憨厚的笑：“江西来的，那边水土好，种出来的荸荠甜得很。”“那怎么卖？”“6块钱一斤，都是新鲜的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身旁便走来一位奶奶模

样的老人，她弯下腰，伸出布满细纹的手，轻轻摸了摸麻袋里的荸荠，语气带着几分温和：“老板，给我称点，孙囡想吃荸荠。”摊主闻言顺手拿起一把削皮刀，挑了两个荸荠，刀刃轻快地划过表皮，褐皮簌簌落下，露出洁白如玉的果肉，清甜的气息瞬间漫了出来。

“你们先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”摊主把削好的荸荠递过来，我和老人各接一个，咬了一口，口感脆生生的，肉质细嫩，清甜爽口。“好吃。”我赞了一句，对摊主说：“也给我称5斤，拿回家慢慢吃。”

提着沉甸甸的一袋荸荠回家，用井水洗去表皮的泥渍，一个个变得愈发莹润。我取了搪瓷锅，将一大碗荸荠放进去，加些清水，开了火慢慢煮，水滚开了，再放些盐继续煮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伴着清甜的气息漫出厨房，氤氲在空气里，暖意融融。煮好的荸荠捞出来，放凉片刻，招呼妻子一起尝尝。剥去外皮，果肉愈发软糯，甜味也愈发醇厚，一口下去，暖意从舌头蔓延到心底，此时，如果有热老酒“咪咪”可能会更有滋味。

吃着温热的荸荠，与荸荠相关的记忆便这般顺着清甜的滋味，一点点涌了上来。

儿时的冬日，荸荠是最寻常的食物，不必花钱买，几乎每家的自留地都会留出一小块水田，种植荸荠和茨菇。我和小伙伴们在田畈里玩渴了，常常拿着作篱笆的竹片，在隔壁生产队的荸荠

田里偷挖。踩着湿润的泥土，顺着荸荠的藤蔓往下掘，泥土之下，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惊喜，挖出来的荸荠，带着新鲜的泥土，在沟渠里搓洗干净。有时沟渠里没有水，拿着荸荠往身上的衣裤擦一擦，便直接吃了。脆甜爽口，是儿时最爱的野趣。

那时的荸荠，吃法也多。除了当水果吃，正月里餐桌上的冷盘也少不了它。削去表皮，放上白糖和米醋，清口解腻。

荸荠清水煮着吃，或荸荠、茨菇混着用咸菜卤煮着吃，咸滋滋、甜咪咪，都别有风味。有的主妇还会做荸荠糕，将荸荠磨成泥，混着糯米粉，上锅蒸熟，切块后软糯香甜，带着荸荠独有的清香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爱吃。

更难忘的是出现在乡村婚礼上的荸荠身影。早年家乡的婚礼，荸荠是不可或缺的吉祥食物，那时还不懂其中的深意，只知道每逢村里有人办喜事，总能见到荸荠的痕迹。

男方下聘时，八色礼盒里必有荸荠的一席之地，装在精致的抬盘里，伴着黄色、蹄膀，一同送到女方家，寓意着礼数周全，婚事圆满。女方的嫁妆里，也会放上些许荸荠，待到布置洞房时，摆上一盘削皮的荸荠，既供客人品尝，也寄托着人丁兴旺、夫妻和美的期许。新娘回门礼中，也少不了荸荠的身影，新娘带着荸荠回到娘家，既是对娘家养育之恩的感念，也是告知娘家，婚后生活诸事齐备，顺遂无忧。

如今想来，这婚礼上的荸荠，

藏着乡里人最真挚的祝福，也藏着独属于家乡的民俗温情。

后来才知道，荸荠的生长，藏着四季的轮回与农人的辛劳。荸荠喜温暖湿润的环境，春分时便开始育苗，待幼苗长出，便移栽到深耕平整的水田里。夏日里，水田需始终保持浅水层，农人们要忙着除草、施肥。荸荠苗在水田里舒展藤蔓，我喜欢捏那些青碧的藤蔓，指尖轻轻一擦，便听得“哗哗”的轻响顺着指腹漫开，那是走在田埂上的小小乐趣。还有一次。我看到荸荠田靠近田埂的水面上堆起了一团团白色的泡沫，那是黄鳝产的卵，只见黄鳝从泡沫里探出滑溜的头，正警惕地观察四周，见我走近，便“嗖”的一声缩回洞里。我赶紧跑回家去叫来大哥，他熟练地顺着这个洞捉住了这条黄鳝。

最难忘的是冬日掏荸荠的场景。此时，水田大多已经干涸，泥土变得紧实。父亲扛着铁耙，我拎着竹篮，父亲小心翼翼地翻动泥土，生怕损伤了地下的球茎。荸荠藏在泥土之下，顺着藤蔓往下探寻，便能找到一簇簇圆滚滚的果实。有时有几个荸荠被掏破了，父亲可惜地“啧啧”几声。我蹲下身子一个个挖出来，它们浑身裹着泥土，带着湿润的气息躺在篮子里。不一会，一篮荸荠就装满了。

如今虽然难见家乡的荸荠田，可当冬日里尝到荸荠的滋味时，那些关于童年、关于家乡、关于烟火气的日常，便成了我心底里最温暖的记忆，岁岁年年，萦绕心头，不曾消散。

## 淞林

南竹 摄 小松 诗

蔚蓝是高过山头的背景  
雪白是过于温柔的笔触  
沉默的树干一身冰洁  
挺立着人间的一种浪漫

寒风之上的凝视  
终结了枝丫上的童话  
远行的背影总是长长短短  
如同失去温度的往事  
昨夜与霜雪的一次约会  
留下一种叫雾凇的礼物  
与一座白雪皑皑的山拥抱  
最后的结局早已注定  
不想因为一次惊喜的欢呼  
忽略了整个春天的期待

## 组诗

□颜 翔

一  
夜色如一条结冰的山溪  
镶嵌在大山的褶皱里  
被雪覆盖的安静  
拨动着小山村的点点灯火  
错落有致的温暖隐隐约约

谁正在炉火旁打盹  
悄然褪去了一身的疲惫  
谁能告诉漂泊的游子  
在风雪封山的时候  
那段梦境是否真实如初  
一想起当年的天真烂漫  
四周的青山已白发苍苍

村口的老树放空了心事  
一如既往地护着空空的鸟巢  
那是在等待回不去的童年么  
簌簌而下的记忆里  
再也找不到躲在柴垛里的孩伴  
只有灯火映红了母亲的脸  
那是大山深处最动人的明亮

二  
北风以雪的姿态  
冰封了这里的鸟鸣  
被雪覆盖的村路寂寞无声  
曾经的浪漫已远走高飞  
只有落在雪地上的脚印  
还在蔓延着深深浅浅的思念

抖落一身的伤痛  
村口的树挺立着  
在心里默念着自己的坚守  
一村的静默被灯火滋润  
暖冬的故事却悄然关上窗户  
一个雪融的日子就在前方  
沐浴着雪光的树其实知道  
自己再也不能成为明天的太阳  
向阳而生的姿态就是最好的迎接  
侧耳聆听，山外的春风已经出发  
因为脚底下已传来了阵阵暖意

三  
挺立的树已经白了头

## 山村雪夜

昨夜纷纷的一场雪  
让冬在沉默中暗香浮动  
如此素洁的清晨  
谁还会在乎四周的静谧  
风中的阳光依然暖和  
眷恋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梦  
远山近水的渴望是雪在燃烧么  
穿村而过的路也穿过了风雪  
等待着十里春风的再度莅临

四  
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  
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  
晨光中，苍山总是很近  
寒风里，大黄狗已躲进白屋  
被雪打湿的诺言  
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祝福  
在老家没有落锁的门扉上  
红红的福字透着一种期盼  
连那棵风霜老树也想沾点喜气  
虬枝顶着风雪伸向天空  
有一手伸过了结冰的溪流  
用惊喜抚摸着越来越静美的山村  
山村，就这样以一种雪的姿态  
聆听着春在山外启程的足音  
为风雪归鸟的人送上一个个梦想

五  
我听见白色的寂静漫天飞舞  
填满了山村和每条山路  
所有的树像珊瑚的行人  
消失在银装素裹里  
雪落在雪里  
脚印总是那么孤独  
仿佛没有痕迹的忧伤  
挂满了北风吹过的思念

多少人沉浸在银装素裹的浪漫里  
只有我在一杯绿茶的温暖里  
像过于冷静的山川一样伫立窗前  
打量着人迹罕至的路口  
谁的启程如此安静  
一边沐浴着洁白的阳光  
一边绽放着蜡梅的芬芳  
留给大雪一个走向早春的背影

## 纪实

## 山村日暖待春深

□廐山人

一个隆冬的上午，阳光穿透薄雾，铺洒在蜿蜒山路上。我再次走向五联村——这条路，三十多年前我曾走过无数遍，如今却透着几分陌生。转过数道山弯，姆岭和青龙山两个相邻的自然村静静浮现。记忆中终日轰鸣的车床声已消散无踪，唯余一片近乎空旷的寂静。几位老人正坐在屋前晒太阳，有人眯眼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，有人低头整理手中杂物。

“你是……陈老师吗？”一个清亮的声音从一幢楼房门口传来。我转头，看见一位身板挺直、头发梳得整齐的妇人正含笑走来。尽管岁月在她眼角刻下细纹，但那眼中的神采让我立刻认出——她是当年班里那个总是考第一的女生的母亲。

“是我。”我快步上前。“真是你！三十多年了，我眼睛还没花吧！”她笑爽朗，引我往院里走，“两个孩子都在城里工作，我们老两口守着这老屋，守着这份家业……”

怎么会忘记呢？一九八八年秋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回到家乡中心小学任教。史家、牌门头、山坑、姆岭、青龙山，那时这五个分散自然村的孩子成了我的第一批学生。我常骑自行车沿这条路去家访。

记忆如潮漫涌。那时的青龙山自然村，可不是这般模样。清晨进村，“嗡嗡”车床声不绝于耳，数十家家庭五金作坊在忙碌。路上总有扛着材料的工人来往匆匆，各种口音的务工者让山村充满生气。姆岭自然村也是这般模样，有近二十家企业。连同本地村民，两个自然村的人口有两千多，热闹得很。

家访时，家长总张罗一桌好菜招待，从不把孩子的学业全推给老师，而是与我并肩而坐，商量如何让孩子走得更好。那份对知识的渴望、对未来的期盼，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底。

说话间，陪同走访的章书记、金主任和后备干部小汪正等着我。于是，我们一同沿着村道缓步而行。“陈老师您看，这样的房子越来越



## 散文

## 忆往“年”

□李基坚

“大哥，今晚饭在我家吃哦！”大清早，三叔就来“邀请”。

“好！我们一家子会赶早过来的。”父亲爽快答应。

这是意料中的事。后天就是除夕了，按惯例，父亲三兄弟都会轮着请吃“年夜饭”。每年总是三叔家“放头炮”，我家压阵，二叔家稳坐其中。

三叔家比我年长9岁，我刚上小学时，他正是充满朝气活力的年轻小伙子，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筹款买了一辆拖拉机，成了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开车跑运输的人，主要业务是往建筑工地送石头、砖块、瓦片之类的材料，按期结账，挣钱比种地来得多来得快。没几年工夫，三叔就娶了老婆，盖了新房，还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三叔家的年夜饭是我们三家中最丰盛的，每年总有几道创新菜让人眼前一亮。三婶贤惠，还会给小辈们发红包。所以，一听到去三叔家吃年夜饭，我总是欢喜得一蹦三尺高。

开席了，爷爷理所应当坐在大堂正中朝南的位置上，两旁大家按辈分、年龄大小依次落座。每上一道菜，长辈们没动筷，我们小孩儿是不敢先吃的，这是规矩。大人嘱咐我们，过年两道菜必须尝一尝，一是鸡肉，老家的风俗，吃过鸡肉意味着又长了一岁；还有就是“团子”，这其实是一道点心，寓意团团圆圆。

吃好年夜饭，还要在自家的

院子里放几挂鞭炮，“嘭……叭”爆竹声声，直冲云霄，在夜空中绚丽绽放，预示着来年生活更美好。

正月初一早上起来，母亲总会把我们兄妹俩装扮一新。小时候盼过年，“有新衣服穿”是一大诱惑。为了这一身新衣服，母亲早就开始筹备忙碌了。尤其是毛线衣，需要一针一线织成，很费工夫，母亲白天忙农活很少有时间，常常开夜工，但无论多忙，她总会年三十晚上圆满“收官”。我无意中看到过父亲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画满了毛衣上如何织“花”“鸟”时穿针引线的图案，母亲就是照着父亲画的样把它们“勾勒”得栩栩如生。原来，暖和的毛衣里也包含着父亲的温度。

我和妹妹穿戴整齐，先向爷家按辈分、年龄大小依次落座。每上一道菜，长辈们没动筷，我们小孩儿是不敢先吃的，这是规矩。大人嘱咐我们，过年两道菜必须尝一尝，一是鸡肉，老家的风俗，吃过鸡肉意味着又长了一岁；还有就是“团子”，这其实是一道点心，寓意团团圆圆。

就是祝你以后嫁个好人家！”父亲笑呵呵地答。

随后，我和妹妹手牵手去村里的同房族亲家拜年，那些爷奶叔伯阿姨们见到我们都喜笑颜开，夸我们兄妹是“金童玉女”，并拿出甘蔗、荸荠、饼干等糖果糕点让我们品尝，有的还往我们口袋里塞。回家时，我们的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，手里还多出了个沉甸甸的糖果篮子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。

这一天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山上拜坟，坟是我们祖宗安息的地方。我们在祖宗的墓碑前肃立，上香，许愿，烧纸钱……有一次，我忽然发现墓碑上刻着的右边竖排小字中纪念的念字上半部分“令”刻成了“令”。错别字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可“念”字很普通啊，怎么会写错呢？是石匠师傅的疏忽？还是立碑者特意为之？突然，我灵光一闪，这加了一点，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子孙后代对祖宗的思念应该多一点呢？我愿意作这样的猜测。父亲也默认了我的“顿悟”。

初二开始就走亲戚了。首站当然是外婆家。上世纪70年代，农村交通还不发达，春运客车根本满足不了老百姓走亲访友的需求，农

第一二〇七期

河姆渡